

閒話桂系人物 (三)

李 潔

黃紹竑的早年

八桂兵卒同遭浩劫

黃紹竑和他的弟兄們到了粵邊的都城，精神上才脫離了粵軍的威脅。年底，調駐百色。百色是廣西西北方面一個衝要的地方，爲通雲南、貴州兩省商業上的重要口岸，亦是滇、黔兩省煙土及貨物入口的集中地點。桂軍當局調新軍到百色用意有二：第一、當時販運鴉片，表面上仍是禁止的，或是需要派軍去作禁煙的工作。但是絕無徹底禁煙的意思。第二、懷疑這部份新軍人員，會與粵軍勾結，所以把他們調至滇、黔邊境，便與粵邊隔絕。後來證實了，民國十年，粵、桂軍戰起，祇把原來第二團的兩營舊軍調去作戰，而把馬團長及原來之模範營仍留百色。並且派蒙仁潛的舊軍，同駐一地，形同監視。

當時隊伍來到駐防，即有許多商家或商會會長士紳等相與應酬。在應酬場中，花酒煙賭是必不少的。其目的是要得到軍隊的允許，或協助他們販運煙土，他們可以給予很大的報酬，甚至可以答應在運出大批煙土之後，以一部份作爲公開的緝獲，使在公事上講得過去。百色有句民

諺：「無煙不成商，無商不是煙。」靠煙土生活的太多了。煙幫有自己的組織和自衛武裝，由百色出發，至雲南或貴州時，都是大批棉紗布匹及其他工業品，由雲南或貴州回來，就帶了大批煙土，偷偷摸摸，在黑夜裏秘密的作違法勾當。在途中，如遇到小的阻力，即以武裝強行通過。碰到大的阻力，則用賄買疏通的手段，或繞道通過。有時還會勾引士兵，盜竊槍械。

百色的瘴氣非常厲害，滇黔的商人，都要等到秋末才敢到來，春末就要回去。據說：滿清有一個鎮臺，帶了兩三千湖兵進駐百色，兩年後調防他處，僅剩下了幾個吹號撐旗子的人。不但百色如此，龍州亦復如斯。前一年在左江剿匪，沒有一個士兵陣亡，而病死的却在百人以上。因爲在左江有了經驗，增強了抵抗力，所以到了百色，染病固仍不免，而死亡率就大爲減低。其實這不是瘴氣，完全是惡性瘧疾。滇黔商人春末回去，實爲逃避瘧蚊。多初再來，則瘧蚊已絕跡了。自桂軍由粵敗退，除了一部粵籍軍官所統率的部隊投降粵軍外，撤回桂境的尚有數萬人。以廣西之貧乏，當然養不起這許多軍隊。而且戰事

雖一時停止，政治上根本的矛盾無法解決。本來陸榮廷對北洋政府早有默契，自此以後，乃更投入北洋政府之懷抱，以自促其最後之崩潰與消滅。民國九年的冬天，國父開府廣州，欲率兵北伐，因桂軍與北洋政府勾結，恐其乘機進襲廣東根據地。爲免除後患計，乃檄調粵、黔、滇之兵，先行討桂。桂軍方面亦積極部署，以陳炳珉出駐梧州，當西江方面。譚浩明出駐玉林，當南路方面。以沈鶴英駐賀縣，當北江方面。各路共計有四萬餘人。粵方以革命爲號召，師銳氣旺；桂方則師出無名，意志消沉，識者早知其不敵。

民國十年四五月間，陳炯明親率粵軍第一軍，附以江防艦隊及飛機數架，溯江西上，集於都城（粵境梧州下九十里），首破大坡山桂軍防線，直趨戎圩（梧州上游十里）。陳炳珉因梧州腹背受敵，無險可守，不能再戰，倉皇逃遁。所部韋榮昌等稍抗即退。劉震寰率數百人響應，梧州遂爲粵軍佔領，爲時僅十餘日。北江方面，許崇智率粵軍第二軍及滇軍一部，向富賀西進。沈鴻英首鼠兩端，通電請陸榮廷下野，蓋欲取而自代，以周旋於粵桂之間。但內無應者，而外又受粵軍

之壓迫，乃率部逃入湖南，依附吳佩孚。粵軍遂駐平樂、桂林。南路方面，桂軍雖一度攻至高州、化州，後亦挫敗，退回桂邊，粵軍遂乘機滲入。陳炯明既佔梧州，復揮軍西上，祇在藤縣稍遇抵抗，遂直迫桂平貴縣。陸榮廷見四面受敵，孤立無援，乃放棄南寧，率其親信，退保龍州，其餘則聽其各自為謀，桂局至是遂形瓦解。駐南寧桂軍將領韋榮昌、黃培桂等見大勢已去，為維持地方計，遣使行成。粵軍乃不費一彈，不傷一卒，從容入駐南寧。委韋榮昌、黃培桂分任善後督辦會辦，但後來又將他們所部包圍繳械。他們還有許多部隊，散處各地，見韋黃繳械，乃益走極端，遂至無法收拾。

黃紹竑當時遠在百色，及至南寧陷落，馬君武充任省長，劉震寰充當桂軍總司令，委馬曉軍為田南警備司令，將原日的部隊，及由南寧退來的工兵營韋雲淞水警隊管帶陳乘文及陳濟桓等部，合編為三營。黃紹竑為第一營營長，白崇禧為第二營營長，夏威為第三營營長，韋雲淞為工兵營營長，陳傑夫為機關槍連連長。此外復收許炳章一營，共約五營多的兵力，駐紮百色城及附近各縣。此後便脫離陸、譚的部屬關係，而轉入一個新的前途。

陸、譚的政權盛衰興亡，都是很自然的。他們能使廣西的老百姓，很平穩的過了九年，雖然沒有什麼建樹，在歷史的觀點上，却不無可原諒的地方。尤其對於帝制之反對，共和之擁護，亦有不可掩沒的功績。至於因入粵而致全局潰敗，八桂同遭浩劫，這是他們本身認識的問題，在那

一個時代裏，全國各省都無例外，自不能單獨對他們有所苛責。

退守梧州圖新發展

梧州處於西江上游，是兩粵交通之咽喉，是廣西全省經濟之吐納口。在軍事上，無論以桂圖粵或以粵圖桂，梧州都是必爭之地。當黃紹竑離開南寧，即決心退至梧州。他在容縣駐了八、九個月，有很多感想：第一、玉林五屬及容縣的收入，雖然可以勉強養活部隊，但是要發展則很難；尤其是槍械子彈無法補充。第二、保境安民，形同中立，終久不是個辦法；必須有嶄新的作風，才能開展。第三、受自治軍的恥辱，亟思打倒他們；認定梧州是有為的地方，廣東方面也總要比自治軍好些。必須出梧州，才可以接近廣東，方可以打開新局面。

白崇禧到廣州養病，陳傑夫後來也去了廣州，黃紹竑要等候他們的信息與意見。不久果然有信來，對黃紹竑暫時率部回玉林是贊成的，同時希望有機會同李宗仁全部出梧州。廣東方面，由他倆擔任聯絡，並取得名義。這階段經過，黃紹竑是否向李宗仁表示過，無法求證。但是他曾對伍展空、俞作柏談過，他們倆都贊成。

這時適沈鴻英勾結吳佩孚，出兵窺粵。沈鴻英由西江，方本仁、鄧琢如由北江，會攻廣州。梧州為沈鴻英之後方基地，派師長鄧瑞徵駐鎮。但主力都在前方作戰，梧州極為空虛。沈鴻英不特志在廣東，對於廣西亦時刻不能忘情。故極力拉攏廣西部隊，以圖擴充實力。其時黃紹竑的族

兄黃紹憲為沈之秘書，由其介紹於沈鴻英，委任黃紹竑為第八旅旅長，希望他帶部隊到梧州。

黃紹竑當時判斷沈軍攻粵，遲早必敗；戰爭緊急時梧州部隊必盡調前方，若於此時進駐梧州，乘其敗而襲之，不但可佔領梧州，並且可獲得許多械彈輜重；同時對於革命工作亦可有所表現。判斷之後，與李宗仁詳細商談。李宗仁的意思，以為任何人賦予名義皆可受，惟沈鴻英賦予的名義，萬不可受；因沈鴻英反覆無義。其次，沈鴻英未必即敗，如意算盤未必打得很準，萬一事機不密，沈多疑好殺，反遭其害。但軍事上的行動，也只好就判斷來決定；黃紹竑最後表示堅強的決心，並請求李宗仁兩點：一、如果失敗時，設法收容其部下。二、在他未曾得到着落時，一切的給養，仍照常撥給。均蒙李宗仁答應。

黃紹竑回到容縣，就準備出發。祇帶了一個營去，暫留兩營在容縣。這時由容縣經岑溪、藤縣到蒼梧境內，股匪多如牛毛，每日都要開火，才能通過。到了離梧州五十里的新地圩，土匪將黃紹竑包圍於圩內，希圖繳械。黃紹竑皆久經戰鬥的官兵，沉着堅守，絕不隨便開槍。待匪徒十分接近，衆槍齊發，擊斃甚多。隨即向外追擊，將其衝散；自此之後，股匪聞風逃避，不敢對戰。次日，到達戎圩，將隊伍嚴密佈置，以防萬一。黃紹竑則單身赴梧州，由族兄介紹見鄧瑞徵，鄧瑞徵希望黃紹竑迅速全部開往梧州。黃紹竑滿口應承，鄧瑞徵也十分滿意，乃盛筵款待。駐梧州有馮旅長葆初，他的槍械非常精利，希望與黃紹竑換帖，結為異姓兄弟。其實馮換帖的兄弟，

不知多少。他專以這種辦法來拉攏人，作爲他的黨羽。黃紹竑心裏想：「換帖換帖，不久你的槍枝，我就要來收接！」黃紹竑在梧州住了數日，白崇禧、陳傑夫由廣州到來，在黃紹竑的族兄公館內，秘密將廣州的情形告訴了黃紹竑。並說大元帥委白崇禧爲廣西討賊軍總指揮。並希望黃紹竑等迅速佔領梧州（廣西討賊軍第一軍軍長的手令，廣州淪陷後，散失民間，爲廣西銀行重價購得，民三十三年黃到桂林才見到）。那日正是端午節，他們在黃的族兄家裏匆匆忙忙的吃了飯，便搭船回戎圩。黃紹竑的族兄還要留他們看龍船，不知其心內想着心事，根本沒有這種閑情。

黃紹竑同白崇禧仍回容縣去，一切經過，都由白崇禧向李宗仁陳述。但是黃紹竑約同俞作柏、伍展空的隊伍出梧州的事，並未徵得李宗仁同意，這點會引起很大的誤會；後來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，這個誤會才算消除。

與革命軍主幹會師

黃紹竑的隊伍全部出發，俞作柏的兩營、伍展空的一營，也先後跟着出發。沈鴻英在廣東終於被革命軍打敗，部隊分由西北及廣寧、懷集兩路退却。在梧州方面，已有好些輜重船隻退到。黃紹竑認爲機不可失，即時發動。當時在戎圩同駐的，尚有沈軍旅長黃炳勳所部約五、六百人。在一天拂曉，將黃炳勳全部繳械，無一漏網。於是黃紹竑將梧州上游的水路交通斷絕，凡是經過的船隻，一律扣留。由梧州上來的船隻，多半是沈鴻英軍的行李輜重，一併爲黃紹竑所獲。並派

俞作柏率兵由陸路進至撫河（桂江）右岸，將沈軍向平樂、桂林退却之水路截斷。鄧瑞徵知黃紹竑軍有變，一面通知沈鴻英及其部隊，不可向梧州退却。他自己也就向賀縣、八步連夜逃走，黃紹竑的部隊沿江而下，到達三角嘴（蒼梧城撫河對岸），遙見下游方面的粵軍兵艦及運輸軍隊的船隻，正沿江上溯至鷄籠州（梧州下游七八里之小洲）。黃紹竑即行派員前往聯絡，隨後親自督謁魏邦平於永翔兵艦（中山姐妹艦），陳傑夫亦隨軍同來。黃與魏兩人相見之下，魏之豪爽的性格與活潑的風度，給黃一種與舊軍完全不同的革命軍感覺。其參謀長爲保定戰術教官楊言昌，經由介紹，彼此儼如一家。其後續部隊亦陸續到達，計有陸軍第一軍軍長梁鴻楷、第一師師長李濟琛、第三師師長鄭潤琦。而陳銘樞、陳濟棠、張發奎、鄧演達、戴戟、繆培瑩、黃鎮球、薛岳、徐景唐、蔣光鼐、李揚敬、李漢魂、嚴重、錢大鈞、陳誠、黃琪翔、何彤、李文欽、鄧世增、馮竹萬、馮竹賢、香翰屏、蔡廷楷、陳勁節等皆爲當時革命軍重要幹部，都到梧州會師而相見。海軍方面則有陳策、金彥文、孫祥夫等。彼此皆以除舊革新爲目的，故備極誠摯。又因多數係前後期同學而更加親密。此於後來兩廣局面之發展，有極大之關係。

這時廣東滇軍驅逐陳炯明，擊敗沈鴻英、方本仁、鄧錕如。然而革命軍之基礎，尙未穩固。一般革命軍人認爲廣州之局面，尙須改造。而苦於實力未充，時機未到，必須有適當地方，補充整理，方能發展。在西江方面之部隊，實粵中

之精華，他們最後目的，爲廣東全省之革新。故對於梧州之進駐，僅爲暫時，而非對廣西有何野心；也是得到一個可靠有爲的朋友，無後顧之憂，彼此相助。在黃紹竑等的目的，是廣西之改造，以梧州爲根據，逐步向西發展，以完成革命政府所賦予之討賊任務。雙方在此種共同意識下，遂無形中以梧州爲中心，彼此背靠背而團結。當時在梧州的廣東同志隨處皆以客體自居，凡事予以助力。而黃紹竑等亦能盡地主之誼，禮遇賓客。此爲歷史之際會，對以後革命進展，關係非常重大。民國三十三年黃紹竑赴重慶開會時，以前在西江共事過的同事，多已爲顯要，曾舉行一次大聚會，彼此相見歡聚。

黃紹竑軍到梧州後，乃實行組織廣西討賊總指揮部。黃紹竑任總指揮。白崇禧自歸隊後，雖然未曾露面，而一切參謀規劃都由他主持，至是乃推他爲參謀長，黃玉培爲秘書長，龔傑元爲參謀處長，呂競秋爲副官處長，白博九爲軍法處長，黃維爲軍需處長，胡宗鐸爲參議，陳傑夫爲駐廣州代表。部隊則編爲三團：俞作柏爲第一團團長，伍展空第二團團長，夏煦蒼爲第三團團長。這是黃紹竑軍初駐梧州時之主要陣容。

自動自覺革新軍紀

黃紹竑這時的名義是討賊，任務也是討賊。所謂賊者，自然是指那些反革命之自治軍與殺人越貨的土匪。大家秉承大元帥與革命政府的意旨，作軍事上之努力。對於政治上之理解，還很幼稚，更談不到有什麼主張。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

的信條，就是力反陸、譚、沈及自治軍之所為，創立新作風。

第一、整肅軍風紀。因部隊一向是依附在舊軍裏面生活的，自然會傳染一些不好的習慣。自從脫離舊軍的關係，在一個大變動中，紀律自會發生廢弛的現象。在百色、南寧轉進的中間，曾經發現有劫掠行為，是治軍最大污點。所以到梧州後，整肅軍隊風紀，決定為治軍建軍的中心工作。有一次一個人犯了軍法，這人的哥哥是黃紹竑的重要幹部，黃紹竑防他來說情，立刻將這人槍斃。從此以後，紀律日漸嚴明。

第二、重質不重量。對於散軍土匪不予收編，而實行剝辦繳械。所以量的發展非常緩慢，而質的方面，則漸見充實。尤其是高級幹部，不務虛名，不作大官。俞作柏、伍展空、夏煦蒼等，除了臨時賦予指揮其他部隊名義之外，直到廣西統一，他們都是當團長。這三個基幹團負擔一切的重要任務，形成了中堅的力量。

第三、武器彈藥的製造。戰爭之成敗，人的因素祇佔一半，物的因素也佔一半。數年以來，飽受槍械彈藥缺乏之痛苦，雖然一向都拿「前方補充向敵人索取」的口號來作鼓勵，而收到相當的效果，但是亦需要自己有充分的力量，才可以達到這個目的。到梧州後，對於製藥製彈造槍種種條件，都相當具備，而須努力進行，以為長久補給計劃。

第四、官兵同甘共苦。歷史上的名將，如吳起、岳武穆之與士兵同甘苦，所以軍隊都是勁旅。舊軍高級長官之窮奢極慾，不恤士兵的情形，

令人深表痛惡。而當時經費困難，無多餘款項作為薪俸。所以規定士兵的伙食餉項為毫洋二角，官長不分等級，每日餉項伙食為毫洋四角。一直到廣西統一止，足足維持三年多。

第五、培育幹部。幹部決定一切，舊軍的失敗，多半是由於幹部的腐敗。跟着局勢的開展，須大量的補充。除設法招致陸軍學生外，更創辦幹部訓練機關，不斷的培育訓練。對於支配幹部的工作，及階級之升遷，一概都以人才為標準，而不稍存私意。平時幹部的選拔，都採納最高級幹部的共同意見，及一般的評論。

第六、財政公開。財政不公開，是使團體離心離德的重要因素。所有的部門，都是採用公開的投標商辦制度。因為在陸、譚時代一切稅收機關，都作調劑私人之用，任其中飽，不加蓋整。在人的信用尚未建立，監察制度未臻完善以前，投標商辦，一則可予各人有競爭參加之機會，而免個人支配之嫌疑；一則可以由私人屢次競爭，而使公家得到較大之收入。至於各高級幹部，在支出方面，皆各本其良心，不敢越扣中飽。

第七、對陸、譚不作謾罵攻擊，對自治軍不作全體之敵視。因廣西之軍民對陸、譚九年來之過去，尚多懷戀，若謾罵攻擊，易引起粵軍入桂時同樣的反感。假以時日，使彼稅政的害處暴露愈多，人心的厭惡愈甚，可不攻而自破。當時黃軍之力量有限，舊軍之勢力多出十數倍，若以全體為敵，易招致極大之危險。唯遠交近攻之方法，最適合於當時之形勢。以前起草討陸、譚的宣言，總不免陷入前人檄文捏造事實信口謾罵的陳

套。黃紹竑將文字改了又改，始成定稿，原稿是黃的秘書長撰擬的。這位秘書長，是黃紹竑的叔叔，舊學根底相當好。他對人說：「我的文章，他（指黃）也要一改再改。」意思表示黃紹竑這年輕的老粗，不配改他的文章似的。黃紹竑轉告他：「因為我是總指揮。」

第八、對廣東方面之友軍，除形式上很顯明的站在同一陣線之外，並力求彼此之衷心諒解，而達到互信、互讓、互助之目的。蓋黃軍既屬有限，地盤亦僅雙方共有之梧州。互信不堅，則不能對外。稍不相讓，則互起爭論，而自相火拚。尤其在黃軍，必須得到友軍之幫助方能發展。

第九、養成各人自尊的人格，各盡各人應盡的責任。在表面上雖有階級之分，而實際上許多重大問題，大家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。所以決定之後，大家都就自己範圍之內，盡其最大之努力。本着自尊的心理，發揮自動自覺精神。以上各種措施，是廣西統一成功的主要因素。

花舫夜宴擒馮葆初

當梧州會師之後，桂方與粵方彼此的感情雖極融洽，但軍政號令尚未有統一的規定。此時魏邦平已回廣州，其他部隊亦多東下。大本營乃任命李濟深（任潮）為西江善後督辦，設署於梧州，並留第一師之大部駐梧州。李督辦為梧州人，在粵革命軍中有悠久之歷史。黃紹竑與他素不相識，更未曾謀面。黃紹竑心想：在那粵桂交關的時代，一個廣西人，怎能在粵軍中取得領導之地位？待會面之後，才覺得李濟深人格偉大。欽慕之心，油然而

生。假使當時駐梧州的粵軍首腦，不是他而是別人的話，廣西統一的局面，未必能如此順利進展，甚至還會影響到整個革命的進展。他雖然沒有直接參加廣西統一的工作，而實是最重要的人。因為他和第一師重要幹部，對於廣西之改革皆非常關切，得其助力特多。更難得的，他除了幫助之外，一切都尊重大家的意見，不稍加干預。當粵桂兩軍會師的時候，原駐梧州之沈軍旅長馮葆初，因不能撤退，而又不願放棄梧州之地盤，不得已向粵方投誠。馮為人善於取巧拉攏，此次投誠，非其本意；其所部數量相當多，而紀律甚壞，留之必為後患。黃紹竑乃密請李濟將其繳械。馮部多駐城市，又想戰事發生，市民將遭受損失，遂用誘擒之法，迫其下令所部繳械，以免發生戰事，驚擾市民。當時共同密議者，僅李濟、馮竹萬、鄧演達、黃鎮球及黃紹竑數人而已，其時鄧演達為廣東陸軍第一師第三團團長，率其所部，擔任廣州軍警督察處的任務。乃假傳命令，將鄧團調回廣州，而以黃紹竑部代其任務，進駐梧市。蓋黃部以前尚駐於三角嘴及戎圩附近，特設此煙幕，以掩飾其行動，不使馮部見疑。

部隊佈置就緒，於花舫中設宴，為鄧餞行。並邀馮及陸海軍將領商界領袖作陪。梧州花舫皆集中於撫河間，為當時一般商人及軍政人員遊宴應酬之所。入夜，水碧燈紅，笙歌聒耳，實為黑暗世界中別一天地。兩軍將領雖抱革新之志，而對於數千年遺傳之酒色英雄的舊觀念，尚極濃厚。故當時上而將帥，下而紳商，一切公私應酬，多在此中舉行，恬不為怪。民國三十二年，黃紹竑與黃琪翔談及此事，深覺以前這種生活的腐化。黃紹竑說：「這也許在當時是一種正當的娛樂。因為這是封建社會必然產生的畸形現象。封建社會裏的舊禮教，對於男女授受不親，講究太嚴，所以就有娼妓的出現。而一般人反認為娼妓是正當的合法的，對於男女的自由戀愛，反認為是不道德的行為。又如前清北平官僚，法律禁止他們玩娼妓，但又允許他們玩相公。實際是『越防閑越橫決』。所以必須在道德的根本，有適當的解決，這些腐化生活才能革除。否則在那一個階段裏，它就算是正當的了。」花舫的宴會皆在午夜舉行，有至通宵達旦者，原擬將馮葆初驅逐到拂曉，等部隊佈置就緒，再行宣佈，將其扣留，並迫他令飭所部自行繳械；不意事機不密，正在飲酒的時候，馮已得到報告，決意與辭離席。經多方解釋挽留，都屬無效。黃見時機已迫，即起立拔槍相向，要馮將隨身武器繳下，並欲宣佈李督辦扣留之命令。馮竟毫不畏懼，向黃力撲，奪其手槍。黃這時既無宣佈命令之機會，又不能開槍將馮射殺。蓋原意乃在生擒，不欲置之死地。而當時陸軍將領等隨從之武裝士兵很多，佈滿左右。黃若開槍，彼等不知原委，必至互相射擊，而同歸於盡。同席諸人除鄧演達外，其餘的人又皆不知內容，疑為酒醉互毆均來勸解。經鄧演達說明，並率同衛士將馮擒住，而加以細綁。一時城內黃軍進攻，與馮部抵抗之槍聲，亦斷斷續續的響着。幸馮已被擒，所部指揮無人，至拂曉已全部為黃紹竑軍解決。黃紹竑與鄧演達巡視城內，見商民未受任何損失，頗為欣慰。事後同

席的人埋怨黃紹竑不事先告知他們，險致釀成極大的危險。

解決駐藤縣自治軍

鄧演達在當時的梧州革命將領中，以及在以後的革命過程中都是一個令人注意的人物。他有魁梧的體格、飽滿的精神，處處表現勇敢負責、革新邁進的氣概。自從與黃紹竑共同擒拿馮葆初之後，兩人更增加了友誼的深切。後來鄧演達離開了第一師，到蘇聯去。在出國前，曾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黃紹竑。從歐洲的文藝復興，談到中國的改革。他不但不滿意國家現狀，並且不滿意廣州及他自己。所以他要到蘇聯去，充實自己，然後回來改革中國。很多的理論，雖也有獨到的地方，但總有點過火，或不切實際。

自從馮葆初解決後，梧州已成為很純粹的革命策源地。廣東第一師的重心，向肇慶移動，其目的在廣東之改革。至於黃紹竑軍則向梧州上游移轉，而展開軍事行動。這時藤縣城（離梧州九十里）附近有自治軍旅長盧得洋及司令黃超武駐紮，而平南、桂平、貴縣沿江更有陸雲高之主力。黃第一期之作戰目標，是將這些部隊解決，佔領沿江富饒的部分，以充裕餉源。並且可與玉林李宗仁方面水陸打成一片，然後再作第二期的打算。於是首先作進攻藤縣的計劃。

藤縣城在大河（西江梧州以上之總稱）與北流河之合口處。依山濱水，形勢至為險要。盧得洋、黃超武等進駐該城即為扼守大河水道，阻止梧州方面之進攻。故由水路正面進兵，殊為不易

。若陸路進攻，則須渡過大河北流河，亦非易事；且遠道行軍，敵軍將先為準備。

經再三籌議，用陸軍由水道並進，這時正值仲夏河水大漲，較大之輪船，暢行無阻。梧州汽船及拖輪甚多，乃將全部軍隊用船運送；並請粵方派小兵艦兩艘為掩護，先在戎圩附近集中，於次日半夜，順一三團之次序出發，期於黎明到達藤縣。黃紹竑與白崇禧、俞作柏、夏熙著等皆隨隊出發指揮。

船隊到達縣城下游附近，乃下令將船靠近江

之左岸，開足馬力，向敵入火線衝過。軍艦兩艘則列於船隊左側，實行掩護，並發砲向岸上轟擊。時當拂曉，多數敵軍尚在夢中。先時黃紹竑願慮軍隊通過火線時，若受敵軍密集射擊，必多損害。幸以當時敵軍火力非常薄弱，且水漲江潤，步機火槍全無效力。因時機適當，乘隙進擊，不為敵軍發覺，竟能毫無傷亡，就在敵入火線正面，安然通過。船隊過藤縣城五里附近，已進入敵陣後方。令各靠岸部隊，一湧登陸，佔領城後一帶高地，背水為陣。盧軍見後路已斷，慮得洋率部

迎擊，盧亦陣亡。殘部希圖奪路向上游逃走，為溪水所阻，被全部繳械。乃將城裏敵軍黃超武所部圍困，準備攻城。黃超武與黃紹竑有一面之交，且屬青年，有志上進；即派代表出城，表示願意接受收編。

黃紹竑見其頗具誠意，准其投誠。編為廣西討賊軍第四團。此役自午前八時開始，至午後四時結束。將自治軍兩千餘人，全部解決。除收編者外，逃脫者僅數十人。繳獲槍枝及戰利品甚多，戰果非常完滿。(未完待續)

聖文 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

費雲文 著
定價新臺幣叁佰元

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吳佩孚新傳、陳獨秀新傳、汪精衛的悲劇、革命奇人張靜江、關麟徵的傳奇、國士典型陳布雷、陳大慶明達謙謹、當代名將邱清泉、模範軍人胡宗南、湯恩伯的一生、細說張國燾等篇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二十五開本，老五宋字，全書共伍百餘頁，定價新臺幣叁佰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祇收二百四十元。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張大千外傳

隆重出版

戚宜君 著

定價臺幣一六〇元

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詩人畫家饜客名士、黑猿轉世虎肉開葷、仿石高手聳動藝林、純純的愛濃濃的情、敦煌面壁靜修苦行、石窟寶藏震驚寰宇、盛名之下謗亦隨之、龍遊大海時窮節現、環華菴中且安筆硯、異國情懷旅邸留香、回國定居落葉歸根、摩耶精舍安度餘年、大千小事膾炙人口、繪畫藝事千錘百鍊、千秋盛名一代大師、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三十二開本，三百二十餘頁，另有珍貴圖照，現已出版，定價一六〇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，歡迎購閱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